

〔美〕S 汉姆普西耳 编著

理性的时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

理性的时代

——十七世纪哲学家

〔美〕S·汉姆普西耳 编著

陈 嘉 明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Mentor Philosophers

THE AGE OF REASON

The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s

A Mentor Book

Published by New American Library

First Printing, February, 1956

Third Printing, May, 1958

据美国“新美世界文库”出版社1956年

2月初版, 1958年5月第3版译出

理性的时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6.0625印张 13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800册 定价: 2.05元

ISBN 7-80014-323-6/B·0013

编者寄语

太阳神——光明之神，智慧之神，生命之神。

太阳神的传说，中外皆有；太阳神的崇拜，源远流长。

远古时，中国就有崇拜日神图腾的历史。古语有：天为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天之诸神，莫大于日；天之诸神，唯日为尊，诸说。并流传着与太阳神有关的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诸如“夸父逐日”，“有穷后羿”，“羲和占日”，“凤凰鸟”，“日轮”，“扶桑”之说。

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极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又称福玻斯，光辉灿烂之意）。这位宙斯之子裸露着矫健的身躯，肩背七弦琴和神盾，腰悬金箭，斩杀黑暗之神（怪龙 Python），庇佑人类。他睿智，顽强，乐观，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活力和充盈的热情。他出现之时，黑暗与魍魉便悄然遁去……。

太阳神，是真善美的和谐，象征着正义，智慧与科学；太阳神，是人类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精神升华，启示着幸福、和平与希望。德尔斐神庙前，阿波罗的伟大神喻“认识你自己”，永远是人类希冀的理想和追寻的目标。如是，我们借“太阳神”表明本套丛书的主旨：认识自然和人生的智慧，让科学与理性之光常明。

本套丛书的编者和译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子，他们在前辈导师的教诲下，获益非浅，并力图师承前辈的严谨学风和治学精神，在人文科学这块园地里，努力耕耘。同时，他们也真诚地期待读者朋友们凭借一颗渴求真理的心灵，凭借自

身对生活的体验，来阅读、鉴赏、批评这套丛书，从而共同参与一场思想的对话和交流，以探讨、选择各自的人生价值和生命信念。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愿“太阳神”丛书伴随朋友们一起去理解生活的真义，展拓生命的界域！

1988年3月 北 京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美国“新美世界文库”出版社出版的《导师哲学家丛书》之一。该丛书共有六本，包括：1、弗里曼特勒编的《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家）；2、桑迪拉纳编的《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3、汉姆普西耳编的《理性的时代》（十七世纪哲学家）；柏林编的《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5、阿金编的《思想体系的时代》（十九世纪哲学家）6、怀特编的《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哲学家）。其中《分析的时代》一书已由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其余几本，也正在翻译、出版之中。

这套丛书具有某些优点。它在较少的篇幅里，除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西方著名哲学家们的基本思想，并加以扼要的分析外，还精选了他们的主要代表作。这样，读者就能用不多的时间，对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观念，有一个较实在的了解。我想，这或许是这套丛书能在美国多次再版的原因之一。

本书编著者汉姆普西耳，是牛津大学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研究员，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发表过不少关于逻辑学与伦理学的文章，出版过有关斯宾诺莎的专著。

此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梁志学先生、赵民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在此深表感谢。译文中的有些原著摘录部分，参考

了有关中译本，恕不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致谢。译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者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前 言

如果想彻底了解伟大哲学家的思想，那就必须阅读他们的著作，特别是对于有着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来说，例如斯宾诺莎，更是如此。本书仅是作为十七世纪哲学的一个介绍，但它可以鼓励读者们进一步去攻读原著本身。

任何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该世纪哲学的永恒贡献的读者，都应当通读下列的著作：

霍布斯的《利维坦》；笛卡尔的《方法谈》，《形而上学沉思》，《对反对意见的答复》；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书信集》；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论》，《给阿尔罗德（Arnauld）的信》，《人类理智新论》，《克拉克—莱布尼兹通信集》，《单子论》，《万物的根本起源》。

此外，还应当阅读伟大的评论者贝特兰·罗素的《莱布尼兹的哲学》，以及A·N·怀特海的《科学与现代世界》的前面几条。

在每一个钻研哲学的学生开始自己的

哲学思考之前，这些是他们需要精读的、仍然充满活力的经典。本书中的一些摘录（但不很多）说明了思想的发展，而不是存留的问题；这些摘录的大部分，阐述了那些仍在探讨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已不再用相同的方式加以陈述。由于篇幅的关系，摘录中做了不少删节，特别是从上面提到的著作中，尽管它们仍然具有不朽的哲学重要性。

书中有关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翻译，是出自我的手笔，我愿对译文的质量负责。为了比较的缘故，我使用了现有的一些译本，其中下列的尤其有用：笛卡尔著作的“人人”版；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哈尔·怀特（Hale White）与阿梅尼亚·斯特尔令（Amelia Stirling）的译本（牛津出版社）；菲利普·威纳（Philip Wiener）教授编的《莱布尼兹选集》。同时还要感谢A. C. 克罗比（Crombie）先生。我所选的关于伽利略的部分，就是来源于他的“从奥克斯丁到伽利略”（Cresset 出版社）。

此外，牛津大学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伊塞亚·贝尔林先生，和新学院（New College）的B. A. O. 威廉先生为本书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国际文化系列丛书

太阳神译丛

顾 问：梁漱溟 冯友兰 贺 麟 洪 谦

主 编：范 进

副主编：姜兴宏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 芳 王之江 刘丽华 李怀君

吴学金 张 玮 陈 骏 陈嘉明

陆瑞君 单少杰 范 进 金成基

姜兴宏 柯锦华

目 录

1	译者的话
1	前言
1	导论
11	第一章 培根
23	第二章 伽利略
26	第三章 霍布斯
54	第四章 笛卡尔
94	第五章 帕斯卡
96	第六章 斯宾诺莎
141	第七章 莱布尼兹

导 论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持续活动，因而对它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任意的和不实际的。不过，从伽利略（1564—1642）开始直到莱布尼兹（1646—1716）所构成的阶段，却有一定的统一性，这是近代哲学形成的伟大时期。它标志着物理科学的产生，标志着中世纪基于亚里士多德方法的知识概念不断的、并且几乎是最后的衰落。在整个16世纪，人类理性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学科中，已经宣告了它的权威的独立性，并向经院哲学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挑战。然而在16世纪之内，语言的用法或风格，即人们思维和表意的方法——仍然是那旧世界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甚至在阅读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伊拉斯谟（Erasmus）和蒙田（Montaigne）的著作时，人们也总感到某种古怪的东西，就象我们现在看来一样，这种东西构成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障碍。他们写作的切题的标准，不断诉诸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权威的做法，对于我们都是不自然的。他们的用语的意思、论证的方式，都不是我们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所熟悉的任何形式上，各民族的语言还没有把自身建立为抽象思想的自然工具。从17世纪以来，人们可以观察到作为哲学思想的自然工具的从拉丁语到法语和英语的逐渐转变。在17世纪初，拉丁语仍然是学术界必须使用的专门语言。甚至于象培根和后来的霍布斯这样的天才人物，当

他们转向用英语进行抽象论证时，也似乎一直想挣脱他们语言中的具有诗意的、具体的特质。经过许多世纪的使用，从一种表达方式转向另一种表达方式的论证之路，还未开辟平坦，就象他们倒回拉丁语时那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其他人之中，笛卡尔（1596—1650）被恰当地看作第一个伟大的近代哲学家，看作这条至今仍然不断延续的路线的创始人。他创造了一种抽象论证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清楚和简洁的，并且大大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拉丁术语。哲学变成了法语著述中的特有部份，而法语本身注定要成为欧洲文明的焦点。

哲学是对于人类认识界限的自由探讨，是对于可运用于经验和现实的最一般范畴的自由探讨。在任何时候，产生哲学的条件都主要是依赖于两种相关而不同的人类精神活动：一方面，是宗教和道德信念；另一方面，是寻求实证知识。当宗教的信念被坚定地确立起来，并且大部分是不可冒犯的时候，那么狭隘的界限将被施加于哲学的自由探索；而当不论什么地方，宗教和道德信念是不安全的或冲突时，那么，哲学问题将特别急迫地表现自身，并且处于更加开放于自由探索的状态。17世纪是一个宗教冲突的时代，在此期间，基督教神学经常必须采用它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用疯狂的绝望来加以保卫。西欧教义的统一体已经消失了，并且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觉察到这种变化。与

此同时，实证知识的探求似乎进入了一个具有活力的阶段。大量的自然知识的新领域，已经被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和许多其他人所打开。自然过程必须用表达于定量的词语的自然规律来解释，这一点已经逐渐变得清楚了。理解自然的关键，似乎被发现在于数学的应用和精确的测度方法。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即通过根本上质的不同而区别的、作为自然种类的系统或等级构造的自然概念，开始显得不适当了，而那种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的学校里所教授的逻辑，却仍然依赖于这一自然概念。它是使分类表现为论证的典型主题和知识标准表达式的三段论逻辑。“所有的X是Y；这是一个X；所以，这是一个Y。”许多世纪以来，这一论证的格式，已经被看作是神学中的合理推论的模式。人们要求科学达到陈述不同种类事物的本质和本质特性的定义。定义和本质，实体和属性，本质特性和偶然特性，这些是最终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的中心概念。

假如自然秩序应当被理解为上帝的各种造物（它们被永恒地划分为类）的博物馆，那么这些确实是自然知识有机整体的适宜概念。但是，如果应当把自然理解为严格的自然法则的数学表述，那么这种三段论逻辑就变得不合适和过于狭隘了。这种通过可知觉到的性质上的不同来分类的作法，就成为不相干的，并且在科学知识的有机整体里没有任何重要的地位了。

人们需要的是展现了数学证明形式的逻辑，因为就其可能来说，自然知识必须采取数学证明的形式。就其可能来说，自然知识必须是抽象的、普遍的，并且不在乎性质的区别。运动和变化的法则提供了现象的合理解释，仅当它们在可能的最普遍概念上得到表述。理想地说来，它们应当不仅运用于从性质上区别开来的特殊种类的事物，而且还应无所限制地运用于整个物理领域。因而，使得形而上学家们把这样的东西（自然法则运用于它之上）描述为单一的、质上无差别的、称为物质或广延的实体。所有性质的变化，都被解释为在物质或广延的事物的唯一体系中的根本状态变化。对人类感官而言的性质上的差别性，对于真实地理解物质性的东西的运动来说，却是无关的。

这种自然观和自然认识观的某些差别，我们将在该世纪的伟大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那里找到。对于仍然在学校里教授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他们把它看作是与近代科学的世界概念无关的东西，并一致抛弃了其中的大部份。他们还一致抛弃了不足以描述现实性的我们日常的知觉判断，和表达它们的用语。他们并且一致同意新的数学物理学命题更接近于符合自然的最终构造的观点。但他们在实际说明现实的最终构造时，却是不一致的。

我们应该记得，直到牛顿去世以至更晚的一段时期，还没有一条普遍认识到的，哲学和

自然科学的明确分界线。“自然哲学”是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既包含了我们可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包含了可称之为物理学的东西。笛卡尔和莱布尼兹不仅是狭义的、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且也是数学和科学史上杰出的人物。提出自然科学研究应当使用的解释形式和概念体系，是形而上学哲学的功能之一。特别在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的著作里，理论物理学的问题（如同我们将要描述的），是与长期以来的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自己关于空间的本质和物体的根本构造的看法。现在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我们可以作出选择，忽略掉他们的理论中现在属于经验科学范围的那些部份，因为至少部份地，他们的理论是显得过时了的科学。我们的兴趣将仅仅在于他们对长久以来哲学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是不能被作为经验问题对待的，并且不能归之于任何特殊的科学之下。不过我们必须允许和理解他们构造自然哲学的动机，这些自然哲学大多是思辨的，但它们在当时却不是无用的。

哲学的范围总是比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更为广泛。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试图不仅提供自然秩序、而且还提供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说明。一种人类认识及其界限的理论，也必须包含关于人类的意图和目的的内容；一种自然秩序的理论，也必须提出对创业问题的某种回答，因

而也应包含关于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内容。在 17 世纪，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近代冲突、或者说显然的冲突已经开始了。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物体运动理论的否定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哥白尼和开普勒发现了太阳系的真正本质，由此所有中世纪基督教宇宙论失去了其基础。地球已被证明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就物理学空间而言——它的一个完全不重要的部份。这一发现并没有立即为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所知，起先它被局限在自然哲学家的狭隘圈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培根，并不接受它。但显然，假如它确实变成为人所知，并且假如它在任何合理的理由上不能被拒绝，那么流利的基督教思想，以及每个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意象和概念，最终将陷于崩溃。这种影响将远远超出学术界，且将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所感觉到，不论他怎样对科学不感兴趣。他必将用相当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人在造物中的位置。如同伽利略一样，哥白尼的结果遭到教会的谴责。但是显然，真理是不可能被长期压制的。两个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帕斯卡和笛卡尔，对这挑战作出了某种或多或少有永久性影响的回答。帕斯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因此在本书中仅摘录了他的两小段文字。他并不试图给出关于人类认识的可能范围、或自然秩序、或者甚至人的道德责任的一贯的说明，相反地，在他的《外省通信》和《思想录》里，